

“忍破车”如是说

如是我闻，如是你看，一时，福尔摩沙有一位“忍破车”，他是一位三十多年来总是很“忍”心的开着一部“破”旧老“车”的平常人，他和生来就是「最尊贵」的“仁波切”不一样，也不是一位「志业广大」的“上人”。他有许多另类的看法和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也相同，不过，他敢先说：

“忍破车”说：「当悉达多王子选择“弃王就圣”以后，本来就不需要华丽的宫殿；当庞大而且豪华的佛殿充斥在各名山好水时，修行人只好变成天天擦拭那些冷漠石片地板的辛劳仆人。」

“忍破车”说：「古代的雅利安人并不崇拜偶像。可是当希腊人的后裔将佛陀偶像化了以后，佛教徒从此膜拜石像，也不再寻找他的自己心了。」

“忍破车”说：「当佛像长得像帝王的时候，觉悟的教法就渐渐隐没了。但是人民的向心力就会集中到帝王身上，所以各国佛像的脸都要长得不一样。」

“忍破车”说：「当各国的帝王下令广建寺庙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觉悟，他只是想操控宗教。」

“忍破车”说：「当游牧人民的财富都集中到寺庙时，他们就穷得无法造反。」

“忍破车”说：「当信仰佛教很久的亚洲国家，都是生活落后的国家；而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人民生活都很富裕。」为什么？

“忍破车”说：「当全球经济不景气，“泰国僧侣最高理事会”早就下令各寺庙不得再兴建任何寺庙时，而台湾各山头大师盖庙的志业为什么还一直不能停息？」

“忍破车”说：「当圣上无限英明时，古代的“拓提寺”，就被念成“招提寺”。」

“忍破车”说：「当法师提倡要兴建华丽的佛殿时，正是觉悟的教法没落的时候。」

“忍破车”说：「当佛教被说成是要膜拜就会有加持力的时候，觉悟的教法就渐渐听不到了。」

“忍破车”说：「当信徒过度宠坏出家人时，鼓励布施就能获得天大功德的言语便到处传播着。」

“忍破车”说：「当大肆宣传信徒供养三宝有无上功德的国度，反而培养成人民爱贿赂的习俗，同时让贪官污吏增加了特别多。」

“忍破车”说：「当巨大而且金碧辉煌的佛塔双眼漠视着贫穷的信徒时，佛法已经远离了人心。」

“忍破车”说：「当供在王宫里的翡翠玉佛还没有涅槃的时候，中南半岛诸国的争端仍会存在。」

“忍破车”说：「当帝王昏庸时，“弥勒净土”的信仰就会被提起；当战乱有一段时间以后，“极乐净土”的思想就会大大流行。」

“忍破车”说：「当南宋的子民跟着皇帝改信道教以后，辽、金奉行佛教“八正道”的修行指标就变成了“胡说八道”。」

“忍破车”说：「当战袍换成袈裟，铃鼓取代战鼓以后，西藏人、蒙古人的确变得很柔顺。」

“忍破车”说：「当西藏人、蒙古人手中的转经轮持续在转，还没有停下来时，元、明、清各朝的帝王晚上总是睡得很安稳。」

“忍破车”说：「每一个人都是“再来人”，从有人类以来，我们不知来了多少趟。但是蒙藏地区有很多团体都说他们找到了“转世者”，所以乾隆皇帝不得已设下金奔巴瓶，以抽签的方式来看看谁够好运能当上。」

“忍破车”说：「当蒙古人开始想要读通《乾隆大藏经》，必须花上一辈子时间的时候，正是“乾隆盛世”的开始。」

“忍破车”说：「诗曰：都早年来积学问，更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多年枉作风尘客。那就是集天下精英于一处，让他们皓首穷经的妙招，也是执政者最大的心愿。」

“忍破车”说：「当面对庞大无数的经藏，穷一生都读不完时，简单且直指人心的教法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忍破车”说：「当庞大又复杂的《大藏经》摆在眼前，谁人也读不通时，就开始流行着“唯有一句窝米陀福代表三藏十二部”的安慰话。」

“忍破车”说：「当佛陀的教法都变成只是师父的教法以后，觉悟的道路上也就熄灭了所有路灯。」

“忍破车”说：「当全世界的信徒都会念 Amitabha 的时候，为什么台湾的和尚仍然坚持要信徒念“欧米陀福”？」

“忍破车”说：「当全世界的人都明白此去西方十亿佛土，只是绕了地球好几周，还是会回到原点时，有人竟然还搞不通；当全世界的人都明白离开地球进入太空，对西方已失去了准头，竟然不了解西方原来只是在心中。」

“忍破车”说：「当全世界的和尚都没有点戒疤的时候，为什么台湾的和尚仍然坚持要继续点戒疤？」

“忍破车”说：「当出家人还在头上烧戒疤时，忽必烈大帝的阴谋依然存在。」

“忍破车”说：「当汉僧的头上烧越多的戒疤时，神通力就不再呈现，念佛往生的法门也就非常盛行。」

“忍破车”说：「燃身说要供佛，可是佛需要闻你那臭皮囊的烧焦味吗？」

“忍破车”说：「当年天气炎热，僧众凡俗群集下，烧香用以除去臭秽；今人却说应该烧上等好香，用以上供诸佛。」

“忍破车”说：「当年佛陀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解脱知见香”，为能供养十方诸佛之譬喻；今人特意购买珍贵沉檀以为烧此香等，或燃身、烧疤用以供佛。愚痴！可怜！」

“忍破车”说：「当承认以前错误的时候，那自己岂不是承认自己就是笨蛋，自称开了智慧的人当然就要坚持错误下去。」

“忍破车”说：「当末法以及末世的思想大大传播以后，人人都会紧张得来信仰，于是教士的手头都会变得很宽松。所以，年年都会是末世将来临的时机，……这样已经被教士们喊了二千年了。」

“忍破车”说：「当有些法师将“末法来临”的念头一再灌输给信徒时，目的仍然是想告诉信徒，即使是徒有虚名和形象，信众仍然要尊敬他们。这种把戏早在一千年前的日本演出过。」

“忍破车”说：「当咒语的音声变得很错乱的时候，就是天魔最称心大快、乐翻天的时段。」

“忍破车”说：「当他一再说西康的阿婆把“吽”（ ）念成“牛”也没关系时，那正是他还搞不通咒语的借口。」

“忍破车”说：「当全世界的法师都知道咒语的真义时，还一直宣称“五不翻”的重要性，那正是他仍然还没有学到梵语的时候。」

“忍破车”说：「当你从名师他那里只学到恐惧受报、业障深重、无间地狱……，并且开始全心全意依赖他的时候，佛法已经远离了。」

“忍破车”说：「当你一直追逐受灌顶，灌到全身湿淋淋的时候，你也忘记了什么是“心外求法”。」

“忍破车”说：「当师父们的志业一再无限的扩充，信徒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贫困。当志业变成了企业时，信徒也渐渐远离了，师父们也开始学习俗人跑三点半了。」

“忍破车”说：「当喜欢说梦话、神话的大师到处宣说神通时，你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车”说：「当名师说他能让你远离地狱，保证你能往生净土时，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车”说：「当大师说要广度众生，必须要新建、修建大殿时，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车”说：「当有人自称他是某某佛降世时，你也要小心你的口袋。」

“忍破车”说：「当师父说了“黄金是毒蛇”的故事好几遍时，你要晓得师父已经准备要盖大庙了，同时你也要看紧你的口袋。」

“忍破车”说：「当大师大声宣说“诸行无常”以后，紧接着说要兴建一千年也不会毁坏的佛塔时，你难道不会产生疑问？」

“忍破车”说：「当古代的人们了解了禅法的真义，众生平等的口号开始提出时，帝王就会想办法让宣说“因果轮回”的婆罗门的阶级教义重新发挥。」

“忍破车”说：「当唐宪宗迎佛骨后第二年，他就死了；当台湾迎来佛牙后第二年，就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为什么？

“忍破车”说：「当他一直强调禅宗“断臂求法”的故事时，他是别有用心，另有目的的。」

“忍破车”说：「当你不敢相信自己时，你会去相信很多位师父；当你不必相信师父时，你就可以自度。」

“忍破车”说：「当必须理光了头成为出家人以后，为什么天天要膜拜还留着长头发的佛、菩萨。」您知道吗？

“忍破车”说：「当西元 1200 年穆罕默德·巴哈帝瓦攻下那烂陀寺时，处死了所有光头的出家人，佛教就不在印度存在了；留头发的婆罗门祭师却幸存下来，于是印度教至今还存在印度。」怎么护法神不再帮佛教了呢？

“忍破车”说：「当释迦牟尼佛被收编成为印度教主神毘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之后，佛教就在印度不见了。」

“忍破车”说：「当大力嘶喊“众生平等”的时候，长老比丘尼还必须向年轻的比丘顶礼。」谁知道？

“忍破车”说：「当佛陀在世时，四众一律平等，凡是学佛弟子的团体就称为“僧伽”（samgha），并没有出不出家的分别，后来却都是唯有出家者独尊。」为什么？

“忍破车”说：「还自称是“贫僧”的人，仍然搞不懂“僧”指的是团体，不能代表个人。」

“忍破车”说：「当街头那些算命的相士还自称是禅门居士时，禅法应该还没有开始

在当地流行。」

“忍破车”说：「当禅宗大大流行以后，说法堂门前的荒草会有三尺高；当禅法不流行的时候，佛殿前的地板光滑得可当为明镜。」为什么？

“忍破车”说：「当直指人心的教法一说出后，庙堂前的荒草就会有三尺高；当求庇佑、求加持、求消灾等等的法事一再地举办时，大殿前的石版就变的十分的光亮。所以谁要说觉悟的教法？」

“忍破车”说：「当师父说佛经要念几千遍会有无上的功德时，小心那部经正是他还搞不通的经典。」

“忍破车”说：「应该是读懂佛经，比念诵佛经更好，也就是懂经比诵经更有功德！」

“忍破车”说：「当候选人去拜访宗教大师时，他眼中看到的只是选票，你不必以为他真的会成为你的师兄、师妹。」

“忍破车”说：「因为政客、候选人需要选票，大师拥有唯命是从的信众，所以政客、候选人就非常需要皈信大师。」

“忍破车”说：「当第四台的大师还在说瞿答摩小王子是从他母亲的右腋下出生的神话时，那这个大师还搞不清楚什么是般若空性。」

“忍破车”说：「当一批批最尊贵无比的“仁波切”一再往返当地时，当地的信徒正是生活最富裕的时候；当一批批最尊贵无比的“仁波切”再也不来当地时，当地已经变得不景气了；当不景气的时候，还是继续关心当地信众的“仁波切”，你才可以去亲近他。」

“忍破车”说：「当“般舟”（pratyutpannas-smadhi，佛立在前面的三昧行）被当成一条船，“卢鸡”（loke，世间）被说成是卢家养的鸡时，那么“路计”（loke，世间）又是什么东东？梵语还是被忽略着；如此就会解释因为佛在西方，那么南方当然没有阿弥陀佛，所以要念南无（namo）阿弥陀佛了。」

“忍破车”说：「当每一位成就者都是佛、菩萨转世而来的，那你学佛做什么？」

“忍破车”说：「当年佛陀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种种杂物起无量无边譬喻，随众生千差万别之心门用以引入觉悟一乘；后世之人却刻意将该等种种心外之物，用来装模作样以为如此将得成佛。」

“忍破车”说：「当年观自在菩萨说《般若心经》为令众生证悟佛性；今世之人却说在观自在菩萨像前勤念《般若心经》有无量功德。这好似在教授之照片前面，将教授的著作大声地念几遍，就以为如此一定会顺利毕业的愚痴行为。」

“忍破车”说：「当年佛陀说“实无有众生可度也。”；后世的大师却说他要度尽众生。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有恒河沙数般无量诸佛，为何我等现今仍在娑婆？」

“忍破车”说：「经曰：众生无有生，亦复无有坏，若得如是解，当成无上道。作空中佛事，度如幻众生。因此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所以谁说僧人可以度众生？」

“忍破车”说：「当年无塔，佛告僧俗令觉慧巡绕身心，念念不停，得至涅槃；后世之人到处建塔，唯执外求，不曾内行，专门绕世间塔，徒自疲劳，而于真性一无益处。」

“忍破车”说：「学佛之人应超恒河沙数般贪、瞋、痴三毒恶念，名为超三大阿僧祇劫；今人不解，却说成佛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般之遥远年代，如此疑误行人，真是冤枉。」

“忍破车”说：「出家乃是为求出生死枷；诸佛涅槃为在无妄想处。」

“忍破车”说：「古人念佛乃使念念不离觉性；今人念佛念念为求往生。」

“忍破车”说：「当台湾送到藏区的西药被赞为甘露；当喇嘛加持的药丸，被台胞相信为甘露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甘露？」

“忍破车”说：「当大学毕业以后就停止思考，就无条件的、乖顺的接受刚剃度出家人的话，完全丧失判断的智慧，那是纯还是蠢？」

“忍破车”说：「学佛者没有专家，要知道所谓“专家”是专门害死人家、专门说人家。」

“忍破车”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知识”叫做“常识”；重复不断的相同“经历”，比不上无数次错误修正过的“经验”。所以学历不如经历，经历不如经验。」

“忍破车”说：「密宗根本十四堕中有一条：不可轻视自、他宗派，他宗派皆菩萨说。所以耶稣就是菩萨，不可因宗派不同而排斥。」

“忍破车”说：「当寺庙盖得越富丽堂皇，而寺庙附近的社区仍处处有矜寡贫穷的人时，这样的庙中的师父是传不出真正的佛法的。」

“忍破车”说：「当电台的一些王禄仔仙(电台卖药者)也剃度出家时，你很难相信他们的职业习惯会忽然改变。」

“忍破车”说：「当政府官员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佛法时，他们很容易被神棍所聚集的群众数量所迷惑，以为人多处的佛法就正确。」

“忍破车”说：「当强调印堂中心长有多根黑色的长毛，表示那是修得高深密法的成就。那么佛陀当时的成就者，或者莲华生大士和他的高徒，人人是否都是如此？」

“忍破车”说：「当特别强调信、愿、行，而不主张依信、解、行、证的次第。就可以用来区分宗派的不同，知道传法人对觉悟教法的程度了。」

“忍破车”说：「强调罪业的救赎，最容易让信众相信，也最容易产生一批批狂热的信徒群。」

“忍破车”说：「人类发明了宗教，于是宗教便需要大量的僧侣。好比人创造了上帝，上帝当然需要大量的基督徒。」

“忍破车”说：「本来在天竺地区，证悟者就称之为佛陀。可是僧团说今世的佛陀只能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许多智慧的语言要出现在大藏经里，当然在前面要冠上“如是我闻”。」

“忍破车”说：「当一位托钵化缘不如意的出家人灰心的自杀以后，那些拥有庞大经济资源的寺庙，能够挺身而出，不再限制挂单的时候，这位出家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忍破车”说：「当赖佛维生的文物流通处生意兴隆的时候，出家师父来往络绎不绝，茶叶量的消耗大增，你看到佛法的兴旺只是表面，那只是金融流通的一个假象。」

“忍破车”说：「如果佛、菩萨是贪官污吏，那么你要天天供养他们，否则他们会处罚你。佛、菩萨是宽宏大量的，你不供养他们，他们也不会降罪余你。」

“忍破车”总是说：「当大家都不再称念“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谁知道！

“忍破车”说：「当……。当……。当！当！……」

当您对以上的说法，还意犹未尽，您就不必小心您的口袋；麻烦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找到许多更新鲜的笑话。

本书的书名是《建寺文化的迷失与觉醒》，由台北市商鼎出版社印行。

“有人”如是问，于是“忍破车”如是答：

“有人”问：「知道前生重要吗？」“忍破车”答：「知道今生如何修行才最重要。」

“有人”问：「盖庙、救济、朝山、梵呗、……与发菩提心（智慧内修）何者为先？」
“忍破车”答：「应以觉悟内修为先。」

“有人”问：「神通超能力重要吗？」“忍破车”答：「能吃也能大便就是神通，举杯喝茶就是超能力。」

“有人”问：「佛经可以怀疑吗？」“忍破车”答：「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有人”问：「师父的话可以怀疑吗？」“忍破车”答：「若师父一直都说不了义——“权说”的内容，当然要大大怀疑。」

“有人”问：「因果业报可转否？」“忍破车”答：「定业若不可转化，则学佛无益，但学佛可求得重罪轻受。」

“有人”问：「因果真的不昧吗？」“忍破车”答：「如是因，则如是果，是逃不掉的铁则。凡事报应不爽，无法免除，行善则重罪轻受而已。」

“有人”问：「结婚、不结婚如何过一生？」“忍破车”答：「应该想如何正确的学佛过一生。」

“有人”问：「学佛十多年、二十多年为何仍感到恐惧？」“忍破车”答：「那是只想以金钱去换取心安，当然恐惧、恐慌永不停息了。」

“有人”问：「末世众生智慧是否低下了？」“忍破车”答：「佛法没有末世，也没有末法，何况现世仍有许多觉悟者。」

“有人”问：「外教是否有开悟者？」“忍破车”答：「外教有许多菩萨化身者，尤其许多顶尖科学家，智慧并不下于菩萨。」

“有人”问：「佛陀是印度人，念经时应以广东话或闽南话或普通话念，佛才听得懂？」
“忍破车”答：「用心念，而且任何语言心中的佛陀都会听到。」

“有人”问：「四众弟子地位平等吗？可以相互修学吗？」“忍破车”答：「因为“众生平等”，所以绝对平等，不是“僧尊俗卑”，完全无有高下，而且应相互修学，使佛法更兴隆。」

“有人”问：「出家以什么为师？在家以什么为师？」“忍破车”答：「出家以所受的戒为师，满十年才可收徒；在家上师则以密法为师。」

“有人”问：「行善重要或者觉悟重要？」“忍破车”答：「明心见性最重要，《金刚经》说明白一切唯心造，比造恒河沙数佛塔更重要！」

“有人”问：「什么是轮回的根源？」“忍破车”答：「放不下，惦念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罪、福、财、色、名、食……，都是临终撒不下手的念怀。」

“有人”问：「为亲人作法事，要如何才最有效？」“忍破车”答：「要了解经忏真义，以心念波去感应亡者才最有效，请人代念效果很差，不如亲属自己念。」

“有人”问：「吃素，捐献，指定宗庙救济，……有什么功德？」“忍破车”答：「无关乎功德，别有居心故！好也只是求得未来的人天福报罢了。」

“有人”问：「学佛者一定要忍他、让他、不理他，然后看他如何吗？」“忍破车”答：「正所谓姑息则养奸，放任只是断绝他人成长的机会。怎可不理他？」

“有人”问：「如何过一天？」“忍破车”答：「人生难得，抱怨、忧愁、计较过一天，不如释怀、快乐、容忍过一天，因为不要自我萎灭心光。」